

2025年1月颁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推动思想政治工作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打造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特色品牌,加强青少年学生网络安全意识、文明素养、行为习惯等教育,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和育人生态”。当前,网络短视频内容多元,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正深刻影响着青少年的价值观。因此,深入研究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有利于充分发挥网络短视频的积极作用,把握当代青少年的思想动态与精神需求,强化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内涵式发展。

一、网络短视频与青少年价值观的互动关系

网络短视频即短片视频,一般指时长在15秒至5分钟之间,由用户制作并通过网络上传到平台,且通过平台或其他社交媒体进行传播的视频内容,具有碎片化、个性化、娱乐性、交互性等特征。信息化时代,网络短视频逐渐成为青少年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渠道,在青少年接触信息、理解世界、建构价值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网络短视频深受青少年欢迎。网络短视频内容丰富多样,主题多元,视频内容多数与社会生活紧密相关,成为青少年便捷了解社会生活的一个渠道。青少年热衷于探索世界,对新颖的事物饱含好奇,又渴望能够表达自己。内容广泛的网络短视频能够极大程度上满足青少年对未知事物的求知欲,而媒体平台所营造的虚拟空间,允许青少年发表看法并与其它用户实时互动讨论,使得网络短视频深受青少年欢迎。

其次,网络短视频内容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判断。一方面,短视频内容中不乏宣扬榜样人物、传递最新资讯的内容。青少年在获取信息的同时积极学习,提升主体意识与价值判断能力;另一方面,网络短视频的“信息茧房”悄然重塑青少年的认知边界。短视频制作门槛较低,信息繁杂,视频中不乏奢华生活、一夜爆红的内容,青少年看多了容易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成功和

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与引育策略

■ 李慧媛 何爱爱

富足来的特别容易,这无形中影响着青少年自主判断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最后,青少年的价值选择影响网络短视频内容再生产。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判断的影响并非单向的,青少年在短视频下停留、点赞、评论,映射出青少年群体的价值选择,大数据算法将浏览热点转换为生产热点,推动网络短视频再生产。

二、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双重影响

网络短视频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媒介,凭借其独特的形态深刻影响青少年价值观,对青少年的价值认知、价值判断、价值选择等方面产生双重影响。

(一) 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积极影响

一是类型多样丰富价值观引育资源。网络短视频类型丰富,涵盖大量教育短片资源,成为数智时代一大新兴教育载体。其中,榜样人物类短视频宣扬优秀人物事迹,引导人人作表率;名言作品类短视频推选经典作品,潜移默化丰富青少年价值认知;生活实例类短视频以实例培育青少年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网络短视频凭借多模态信息交互机制,实现价值引导的精准触达,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价值,成为青少年价值观引育的丰富资源,在教育场域中展现出独特的思想引领优势。二是文化熏陶增强主导价值观渗透力。网络短视频究其本质,是人类运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相结合而孕育的大众传播媒介。国家与政府通过网络发布涵盖信息资源的短视频,为青少年提供网络政治活动参与机会,在参与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从而增强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的渗透力。三是媒介传播拓宽价值认知与实践

手段。在传播方式上,互联网这一大众传播媒介使得青少年能够在与现实世界分离的网络世界获取价值认知;在内容制作上,青少年也能成为生产者,将自我价值观融入短视频中。青少年通过共同参与、介入、互动,拓宽价值实践的视野,提供价值实践的自由场域,增强价值实践的虚实转换能力。

(二) 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一是虚假舆论误导价值取向。网络短视频平台使舆论自由表达成为可能,短视频下虚实舆论相交织。青少年个性心理具有趋同性,在舆论热点面前,往往会选择跟随,价值取向在无形之中受到网络短视频虚假舆论的误导。这不仅催生青少年负面情绪,还有可能降低青少年对政府权威性的认同,弱化友爱包容等良善价值观,增加社会信任成本,导致网络舆论极化和网络群体性事件。二是繁杂信息造成价值选择困境。网络短视频聚合全球文化要素,涵盖亚文化圈层规则、西方消费主义等异质价值体系。异质价值体系与主流价值观相竞,网络短视频成为价值观冲突的集合场域。青少年在跨文化符号的密集冲击下,面临多重价值标准的并行博弈,这种价值参照系的混杂性,直接导致青少年价值选择的紊乱与迷失。三是虚拟互动化交往价值观。网络短视频是青少年沉浸式体验虚拟互动的一大工具。一方面,青少年长期沉溺于虚拟互动,容易被舆论风向影响;另一方面,回归现实生活的落差会影响青少年的生活态度和人格建立。青少年将虚拟世界中的观念、行为转移至现实生活中来,产生消极厌世的观念,封闭心理,不再愿意在实际生活中与他人交往。

(三) 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影响的引育策略

作视频,在策划、拍摄过程中深化对主流价值观的理解认同。三是打造新型教育载体,拓展育人空间。学校建立网络短视频官方账号,输出主旋律内容,主动占领青少年价值观教育高地。

第四,青年为主,提高价值整合能力。数智时代的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不能只靠外部灌输,青少年必须提升价值整合能力。青少年价值整合能力是一种在信息资源中主动辨别、区分反思、有机融合并最终内化为青少年践行正确价值观的综合素养。一是加强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帮助青少年拓宽认知视野。只有筑牢知识根基,才能让他们在面对网络短视频中良莠不齐的信息时,具备更强的明辨是非能力;既能精准识别并主动汲取优质内容的养分,也能敏锐洞察并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扰,从而在信息浪潮中保持清醒判断。二是强化时代新人的身份认同,着力培育价值主体的自觉意识。引导青少年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自身使命与精神追求,在面对网络短视频时,能够以核心价值观为标尺,敏锐辨别其中与主流价值相悖的思想倾向和行为表现,进而从思想根源上建立抵制自觉,主动摒弃不良导向,坚定守护精神家园。三是着力提升法律观念与道德规范意识,系统强化青少年的法治素养。引导他们主动学习《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基本法律法规与道德准则,让法治精神与道德戒律入脑入心,既始终坚守文明上网的行为底线,又能以法律与道德为双重标尺,精准辨识网络短视频中违背法治精神、践踏公序良俗的糟粕内容,从而在言行上恪守边界,在选择中坚守原则,真正做到知法懂法、明礼守法。

第五,项目: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网络短视频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机理与引育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202510543003)、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项目“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升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D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浅谈小学语文在教学中如何实施“减负增效”

■ 田维

国家“双减”政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里程碑文件,其核心在于重构教育生态:通过严控作业总量与时长、规范校内外培训市场,倒逼学校教育主阵地功能强化。政策明确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日均作业时间不超过60分钟,并强调“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的关键路径。据2023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调研显示,68%的小学语文教师仍存在作业设计依赖教辅资料现象,35%的课堂存在“满堂灌”导致的低效教学问题。这种现状与政策要求形成显著落差,凸显出“减负”表象下隐含的“增效”诉求——如何在压缩机械训练空间的同时,通过教学创新实现核心素养培育目标。破解这一悖论不仅需要实践层面的策略优化,更需从教育规律层面厘清负担与质量间的动态平衡机制,为深化课程改革提供理论支点。

一、小学语文教学负担现状分析

(一) 显性负担表现

当前小学语文教学负担呈现显性压力与隐性消耗并存的复杂态势。在显性负担层面,机械重复性作业占比居高不下,据2023年某教育研究院对全国300所小学的调研显示,62%的语文作业属于字词抄写、课文背诵等低阶训练,其中低年级学生日均此类作业时间达45分钟,远超政策规定的30分钟上限。课外辅导时间呈现“常态化”特征,2019年《中国儿童发展报告》披露,六成小学生参与学科类课外班,上学日日均课外班时间3.4小时,周末达3.2小时,44.39%的家庭将“提高成绩”作为首要目标,形成“学校作业+课外班作业+家长布置作业”的三重叠加效应。

(二) 隐性负担剖析

隐性负担则表现为课堂效能的隐性流失。2021年某市教研室课堂观察发现,35%的语文课堂存在“满堂灌”现象,教师备课流于形式,教学过程优化化”实施维度与策略

(一) 教学目标精准化

实施“减负增效”需构建多维联动体系,形成教学闭环。在教学目标精准化层面,以语文核心素养为导向重构课时目标,将“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等维度具象化为可操作的教学任务。某实验小学建立的“三层目标”体系颇具参考价值:基础层聚焦字词句掌握(如低年级识字目标),发展层强化文本理解与表达(如中年级段落分析),拓展层注重文化传承与创新(如高年级古诗文改写)。通过每周教学分析会动态调整目标难度,确保85%学生达成基础目标,60%突破发展目标。

(二) 教学内容结构化

教学内容结构化要求打破单篇教学局限,

某校实施的“1+X”单元整体教学模式成效显著:以统编教材单元为“1”,整合课内外优质资源为“X”,构建“文学鉴赏”“信息处理”“文化理解”三大任务群。如三年级上册童话单元,通过对比《卖火柴的小女孩》与《总也倒不了的老屋》,引导学生探究童话的“幸福主题”与“助人精神”,同步开展“我的童话创编”跨学科项目,融合美术绘制故事插图、音乐创作背景音效。

(三) 教学过程最优化

教学过程最优化中,智慧平板构建“三段式”课堂:课前推送5分钟微课完成基础预习,课中通过实时答题系统检测理解度(正确率低于70%自动触发讲解),课后推送分层练习。某校实践显示,该模式使课堂互动频次提升40%,教师及时调整教学策略的概率提高3倍。小组合作学习采用“异质分组+任务驱动”模式,如六年级辩论赛围绕“科技发展利大于弊”主题,组内分工进行资料搜集、论点提炼、攻防演练,合作效能较传统讲授提升28%。

三、总结

教学目标动态调整机制可降低23%的无效练习量,跨学科融合教学使学生作品创意指数提升41%,信息技术赋能使课堂互动效率提高38%。策略有效性验证显示,实施分层作业体系的班级,学生语文素养达标率从76%升至92%,实践性作业参与度达98%。

城市学校可重点推进智慧课堂建设,农村学校优先开发乡土资源课程;低年级侧重游戏化教学,高年级加强批判性思维训练。建议建立“三年追踪机制”,通过区域教育云平台记录学生发展数据,结合AI分析工具生成个性化成长报告。同时需完善家校社协同网络,每学期开展2次“教学开放周”,邀请家长参与作业设计研讨,形成减负增效的持续推动力。这些发现与建议为破解“减负+增效”悖论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作者单位:利川市柏杨坝镇八台小学)

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学习任务群实践研究

■ 张卓

在政策导向层面,教育部《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与河南省“绿书签行动”形成国家与地方协同的顶层设计框架。前者立足全国视野,通过构建阅读服务体系、完善评价机制,系统推进青少年阅读素养培育;后者聚焦区域实践,以“护苗”理念强化正版阅读引导,营造绿色健康的书香社会生态。二者共同构建起政策支持、资源保障与环境优化的立体化推进格局。

在课标要求层面,2022版义务教育语文课标将“整本书阅读”纳入拓展型学习任务群,形成梯度化目标体系:低学段侧重兴趣激发与习惯养成,中学段强调方法指导与深度思考,高学段注重批判性阅读与跨媒介整合能力。同时提出实施建议,要求构建“教—学—评”一体化机制,通过任务驱动、专题研讨等方式,推动阅读从碎片化走向系统化,从浅层理解迈向纵深建构。

形式,学习任务群以真实情境中的复杂任务为驱动,通过整合学习目标、内容、方法与评价要素,构建“做中学”的立体化学习生态。其本质是打破传统单元教学的线性结构,将知识获取、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融为一体。

具体实施包含三个关键要素:一是任务设计要具有整合性,如设计“为经典著作制作数字化导读手册”的任务,需融合信息检索、文本分析、多媒体制作等多维能力;二是实施过程强调协作性,通过小组分工、角色扮演等方式构建学习共同体;三是评价机制注重表现性,采用档案袋评价、作品展示等多元方式,重点考察高阶思维能力发展。这种教学形态与项目式学习、大概念教学等理念相通,但更强调课程标准的系统性转化,要求教师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任务设计者与学习促进者,推动课堂教学向“素养导向、任务驱动、实践生成”的方向转型。

二、三维任务群教学模式构建

三维任务群教学模式以“情境—任务—评价”为纵深轴线,构建整本书阅读教学的立体化实施框架。在情境驱动下,通过真实问题场激活阅读内驱力:以《田忌赛马》课文为认知锚点,创设“战国策辩论会”任务情境,引导学生从单篇文本走向整部典籍。实施中采用双轨驱动策略,一方面通过《国家宝藏》等文化综艺的视觉化呈现,建立历史典籍与当代生活的连接;另一方面设计“孙膑策略优化”问题链,运用“如果……那么……”的假设性提问,推动学生在预测性阅读中建立文本期待。这种情境创设突破传统导入模式,将文化传承与策略学习相结合。

任务推进层聚焦阅读策略的体系化习得,以《七色花》为例构建“愿望实现”任务链。在结构化阅读阶段,引入“五指法”思维工具:通过“人物关系网”绘制把握故事脉络,借助“情节起伏图”分析叙事结构,运用“主题聚类表”提炼核心意蕴,依托“语言赏析卡”品味表达特色,最终形成“阅读感悟树”实现个性化表达。

(作者单位:利川市柏杨坝镇八台小学)

电影第二符号学视域下古偶剧《书卷一梦》观众认同机制研究

■ 王丽娜

1975年,克里斯蒂安·麦茨将精神分析引入符号学研究,提出电影第二符号学,着重阐释了文本符号与观众心理的互动关系。电视剧作为与电影同源的视听艺术,同样遵循第二符号学的运作逻辑。古偶剧《书卷一梦》讲述十八线演员宋小鱼穿进剧本世界,与觉醒角色共同反抗既定命运、实现自我成长的故事。该剧凭借穿书设定、全员觉醒、嵌套叙事等创新元素,为观众认同机制的研究提供了典型文本。本文采用麦茨的镜像机制、窥视机制、梦的机制等理论,探讨第二符号学视域下古偶剧《书卷一梦》观众认同机制的多元表现形态,进而揭示影像文本与观众心理的深层关联。

一、镜像机制:普通人与理想自我的角色投射

麦茨基于拉康的镜像理论,将银幕比作特殊的镜子。观影时,观众虽知银幕形象并非真实的自我,而是“非我”的影像,但仍会将其理想化为期望中的自我形象并产生认同。镜像机制揭示了观众在观影中自我投射与理想化建构的心理过程。宋一梦的形象塑造恰好为观众提供了普通人镜像与理想自我镜像的双重投射空间。

二、现实性缺陷的共情:普通人的生存焦虑镜像

宋一梦原是不增流量、不抢镜头、不拗人设,致力于“躺平”的十八线演员宋小鱼。穿进剧本世界后,为改变悲惨结局,被迫反抗命运。这种“从佛系躺平到逆天改命”的处境,与现实中观众的生存焦虑形成呼应。剧中诸多细节强化了普通人镜像的真实感,如宋一梦刚进入剧本时,面对金银珠宝的喜悦之情,更贴近普通人对一夜暴富的纯真幻想。她为反抗剧本“名场面”,拒绝与南珩接触,却因剧本机制陷入“越想逃避越卷入”的荒诞感,与现实中人们“努力却事与愿违”的无奈相契合,让观众产生“这就是我”的共情。宋一梦对命运剧本的抗拒,本质上是对被规训的反抗。原剧本如同现实中的职场规则、家庭期待、社会评价等,常常让个体感到窒息。宋一梦故意偏离剧情走向的行为,成为观众潜意识中渴望挣脱规训束缚的镜像投射。

三、梦的机制:虚拟世界的新奇体验与情感满足

弗洛伊德用无意识来解释梦,认为“梦是本能欲望的满足”,是对记忆、身体刺激和欲望进行浓缩与移植后的具象化叙事。麦茨则将观影视为“白日梦”的体验,观众通过银幕世界补偿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欲望。《书卷一梦》构建的虚拟世界,为观众提供了满足多重欲望的梦幻空间,涵盖了对新奇体验、情感满足的深层渴望。

四、穿越设定:逃离现实世界的新奇体验

穿越本就是经典的梦境符号,它的“造梦机制”给予观众虚幻的美梦,通过打破时空规则,为观众提供了体验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书卷一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穿越与剧本结合,使观众得以体验在现实世界穿越至古装剧的历史时空,又从既定剧情中逃离到未知的可能性中。剧中现实世界与剧本世界的对比强化了这种逃离感,如现实中宋小鱼生活拮据,下雨天等公交时,被路过的车溅一身水;而剧本世界的宋一梦却是家境富有的官家小姐,生活在居居有人都照料。这种反差巧妙表达了观众渴望逃离平凡生活的愿望,即便现实生活平淡而单调,人们仍向往历史或奇幻世界的新奇体验。更重要的是,剧本世界的多元性满足了观众对掌控感的需求。现实中,人们常感叹命不由己,而剧中宋一梦每次改写剧情的尝试,都像是在替观众完成改变命运的幻想。

五、情感叙事:未完成欲望的补偿性满足

梦的另一个核心功能是满足被压抑的情感欲望。《书卷一梦》填补了观众现实中情感叙事的缺口,完成了“情感补偿梦”的构建。宋一梦与南珩的情感发展突破了传统古偶剧范式的束缚,从初识时的偏见与身份猜忌,到相知后的真诚守护,通过卸下层层心防的过程,展现了基于真实认知的情感建立,成为观众心中理想爱情的投射。当宋一梦决定反抗剧本时,妹妹宋一汀坦言“你去哪儿,我就跟着你去哪儿”,对姐姐的无条件支持不仅体现了姐妹间深厚的情感纽带,更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情感乌托邦,满足了观众对理想亲情的深层渴望。

南珩与楚归鸿大对峙时,宋一梦携“纸片人”赶来相救,路人甲、无名氏、卖灯婆婆等齐呼“我们帮助太子殿下铲除奸臣”。通过配角的主体性赋予,实现了观众“被看见”诉求的象征性满足,形成集体价值的情感认同。

六、窥视机制:双重窥视与四维宇宙的深度参与

麦茨强调,电影的窥视机制源于观影空间与银幕空间的分裂。电影的视界特征始终维持着观看者与对象的分离状态,呈现出在场的缺席与缺席在场这一特质。《书卷一梦》通过双重窥视与四维宇宙的构建强化了这种分裂,观众在窥视的同时亦是被窥视的对象,以主客体置换深化了观众的认同机制。

七、窥视机制:个体窥视与群体共识

《书卷一梦》通过“双重窥视”结构深化了这一机制。一方面,观众在“窥视”剧中人物的命运;另一方面,剧中人物也在“反窥”观众所在的现实世界,参与感的构建则将个体窥视升华为主群体共识。剧中大量元叙事设计打破第四面墙,极具代表性的便是宋小鱼脑补原剧情时的面部表情。当她预见红衣女子即将跳楼的经典桥段,脑海中浮现的画面自带弹幕。这些弹幕字体、滚动速度与视频平台真实

(作者单位:西安翻译学院)